春秋 八

昭公 六七
定公 上

共十

春秋卷第二十二

左氏傳

昭公 六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郲人城翼 翼郲邑 還將自離姑 離姑郲邑從離姑則道經魯之武城 公孫鉏曰魯將御我 鉏郲大夫 欲自

春秋卷第二十二

左氏傳

昭公 六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邾人城翼翼邾邑還將自離姑離姑邾邑從離姑則道經魯之武城公孫鉏曰魯將御我鉏邾大夫欲自

武城還循山而南（不欲過武城）徐鉏丘弱茅地（三子邾大夫）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謂此山道下濕）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殊絕也）邾師過之乃推而蹶之（推木蹶地）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来討叔孫婼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譏晉執使人）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坐訟曲直）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

固周制也在禮卿得會伯子男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回為叔孫介副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欲以身死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時邾君在晉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分別叔孫子服回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即士彌牟二子辭不屈故愬而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御引也引叔孫詣獄從者唯有四人過

邾館以如吏欲使邾人見叔孫之屈辱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都別都謂箕也叔孫旦而立期焉立待命也從朝至朝為期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以求冠為辭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既送作冠模法又與二冠偽若不解其意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留申豐不出不欲以貨免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示不愛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不以當去有所毀壞晉人

圍郊討子朝也郊周邑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二師王師晉師王師不書不以告圍郊在叔鞅卒前經書後從赴癸卯郊鄩潰郊鄩二邑皆子朝所得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平陰澤邑皆周地王使告間子朝敗故庚戌還晉師還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因朝於楚而卒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莒子庚輿虐而好劒苟鑄劒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烏存莒大夫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

立於道左懼將止死庚輿懼欲止而死之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郊公十四年奔齊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父穀作甫逞公作楹鷇作盈○鷄父楚地夏齧徵舒玄孫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子瑕病卒而軍敗吳公子光曰諸侯

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
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
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
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遠越非正卿軍
多寵人政令不壹於越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
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
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
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示之以不整以誘之後者
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違兵忌以晦戰
擊楚不意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因徒不習戰以

示不慭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掩餘吳王壽夢子或曰吳王僚母弟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國君故稱滅大夫故曰獲不言戰楚未陳也經不書楚楚不戰也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狄泉周地尹氏周世卿敬王稱天王正也立簒辭書尹氏立其惡可知

夏四月乙酉單

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 三邑屬子朝者 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 自京入尹氏邑 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 尹圉尹文公也劉佗劉蚡族敬王黨 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 二子周卿士子朝黨 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 辟子朝出居劉子邑 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 近東城 秋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 鄩羅周大夫鄩肸子 尹辛敗劉師于唐 尹辛尹氏族唐周地 丙辰又敗諸鄩甲子尹辛取西闈 西闈周地 丙寅攻蒯蒯潰 蒯周地於是敬王居狄泉尹氏立子朝 八月乙

未地震 八月丁酉南宮極震 爲屋所壓而死經書乙未傳言丁酉周魯震日不同 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 文公劉蚠先君謂周之先王 周之亡也其三川震 幽王時涇渭洛三川地動岸崩 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 子朝在王城故謂西王 東王必大克 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

冬 楚大子建之母在郹 建廢故母歸其家 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郹 陸德明曰諸樊吳王僚大子與伯祖吳子遏同名恐傳寫之誤 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 要其勝負 薳越曰再敗君

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薳澨薳澨楚地

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至河下公穀有公字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楚囊瓦為令尹囊瓦子囊之孫子常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茍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結四鄰之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春夏秋三時之務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

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在僖十八年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走集邊竟之壘壁親其民人明其伍候部伍候望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交接之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者者強也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四君皆楚賢君土不過同方百里為一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方千里為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為定四年吳入楚傳

二十有四年春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 簡公名莊公子名伯盈嚚南宮極子桓公甘平公子 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鄔 言子朝稍強

王三月丙戌仲孫貜卒○婼至自晉 婼上公有叔孫二字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

踁待于門内踁叔孫家臣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擬士伯來殺已故謀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久執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婼至自晉尊晉也與十四年意如同例○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就問子朝敬王曲直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乾祭王城北門介大也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衆言子朝曲故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

曰將水（陰勝陽故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過春分陽氣盛時而不勝陰陽將猥出故爲旱）陽不克莫將積聚也（陽氣莫然不動乃將積聚）

○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瑕杏敬王邑）

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織者常苦緯少寡婦所宜憂）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恐禍及已）今王室實蠢蠢焉（蠢蠢動擾貌）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罍大器王缾小器）

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 韓宣子 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秋八月大雩

秋八月大雩旱也 終如叔孫之言

丁酉杞伯郁釐卒

郁公作鬱○丁酉九月五日有日無月

冬

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 禱河求福 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温人南侵 不佞敬王大夫 晉以温人助侵子朝 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 敬王定位不佞獻珪 與之東訾 喜得玉與之邑

吳滅巢

楚子為舟師以略吳

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速名也）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歸遺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壽夢越大夫）王及圉陽而還（圉陽楚地）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守巢鍾離大夫）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右師樂大心居桐門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司城樂氏大宗卑賤謂其才德薄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為定十年樂大心出奔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逸詩昭子賦車轄轄本作舝詩小雅義取思得賢女昭子將為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禮坐公西向賓南向今坐公右使相近語相泣也樂祁

佐（助宴禮）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平子庶姑）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從昭子）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宋元夫人言魯人將逐平子）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文子武子平子）魯君喪政四公矣（宣成襄昭）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

命猶可動必憂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詣公作倪大公作世並後同

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簡子趙武之孫鞅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

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因地之性高下剛柔生其六氣陰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滋味聲色過則傷性是故為禮以奉之制禮以奉其性為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五牲麋鹿麏狼兎三犧祭天地宗廟之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六采天地四方之色青白赤黑玄黃五章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君臣有尊卑法地有高下為夫婦外內以經二

物（夫治外婦治內各治其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言其親踈倫序比象於天文之行列壻父曰姻兩壻相謂曰亞）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在君為政在臣為事民功曰庸治功曰力）（行其德教務其時要）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雷震電曜霜雪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為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鬭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

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曲直以弼其性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二王後為賓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在僖二十八年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

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

有鸜鵒來巢〔鸜公作鸛○鸜鵒不踰濟今來魯又去穴而巢非常故書〕

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師已魯大夫〕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言鸜鵒來則公出辱〕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饋遺也〕鸜鵒跦跦公在乾侯〔跦跦跳行貌〕徵褰與襦〔徵求也褰袴也襦內衣〕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裯父喪勞宋父以驕〔裯父昭公死外故喪勞宋父定公代立故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昭公生出歌死還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秋七月上辛

大雩季辛又雩季辛下旬之辛秋書再雩旱甚也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己亥公作乙亥陽公作揚○陽州齊魯竟上邑野井齊地内諱奔故曰孫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甲公鳥季公亥之兄平子庶叔父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公亥即公若展季氏族相詒也及季姒與饔人檀通季姒公鳥妻檀饔人名而懼乃使其妾抶己以示秦遄之妻秦遄魯大夫妻公鳥妹秦

姬抶扑也曰公若欲使余欲使我以非禮余不可而抶余又訴於公甫平子弟曰展與夜姑將要余要劫也秦姬以告公之亦平子弟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卞季氏邑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執夜姑之有司請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鬬季平子郈昭伯二家相近故雞鬬季氏介其雞作小鎧著雞頭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以金為雞距怒其不下己益宮於郈氏侵郈氏室以自益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昭伯臧為子為讒於

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老家臣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季氏私祭與禘同日樂人少季氏先使自足於公萬者唯有二人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言不能用禮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昭公子務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果賁皆公為弟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公佯怒欲擊及走獨言執之實不命人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又使柤告公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謂僚柤為小人公果自

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言難逐告郈孫郈孫以可勸以可逐勸公告子家懿伯懿伯子家羈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徒以虛名受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舍失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退使去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留公宮以自明叔孫昭子如闞闞魯邑公居於長府官府名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魯城南有沂水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

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隱約窮困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日宴姦人將起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積也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同求叛君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衆疑所助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冰箭筩其蓋可以取飲言無戰心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

陽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
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
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令諸臣僞作劫君以伐季氏者負罪
出奔君自可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不敢不改其所爲公
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葬先君且謀所奔遂行已
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未敢直前故次于竟齊侯將唁公
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
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平陰近魯野井近齊齊侯言爲近魯故使
有司先待于平陰將自往迎而魯侯已至野井是已咎也書曰公孫于齊次
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

下之禮之善物也（謂先往至野井）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千社二萬五千家欲給公）以待君命（待伐季氏之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言臣千社之人）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信明也處者有罪從者無罪）繾綣從公無通外內（繾綣不離散）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

有罪(從者陷君留者逐君皆有罪也)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言我固欲通外內之言彼此解說不必繾綣從公)二三子好亡而惡定(謂好出奔而惡歸國)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不通外內果欲何為)而何守焉(何必守公)乃不與盟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僂句龜所出地名)以卜為信與僭(卜所為之信與不信)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問昭伯起居)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故事也)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內子昭伯妻不對若有他故)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又不對)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皆無他故)執而戮之

逸奔郈郈魴假使為賈正焉（魴假郈邑大夫賈正市吏）計於
季氏（送計簿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
閭（桐汝里名）會出逐之反奔（及奔季氏）執諸季氏中門之
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
有惡（相怨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
會（立以為臧氏後）會曰僂句不余欺也

冬十月

戊辰叔孫婼卒

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
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
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
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

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恐從者知叔孫謀）公與昭子言於幄内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展魯大夫）公使昭子自鑄歸（鑄地名避伏兵）平子有異志（不欲復納公）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耻為平子所欺因祈而自殺）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欲與公單騎而歸）○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東訾敬王邑自鞏涉洛水）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

棘（曲棘宋地）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請納公）夢大子欒即位於廟（欒元公大子）已與平公服而相之（平公元公父服朝服）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父兄謂華向）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楄音楩柎音附楄柎棺中苓牀以藉尸者幹骸骨也）請無及先君（欲自貶損）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昵近）（宴樂之事）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祗辱宋公遂行已

亥卒于曲棘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 欲取以居公 ○楚子使遠射城州屈復茹人焉 還復茹人於州屈 城丘皇遷訾人焉 移訾人於丘皇 使熊相禖郭巢季然郭卷 巢卷二邑名使二大夫為之築郭 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為明年楚子卒傳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

公二十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善宋人違命以合禮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庚申正月庚申齊侯取鄆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入魯竟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夏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劉蚡之屬敗王城之師于尸氏王城子朝之徒尸氏周地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施谷周地公圍成不書齊師重在公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女賈季氏家臣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瑱充耳縛卷也急卷

（如充耳易懷箴）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齮梁丘據家臣）能貸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庾十六斗言當使為高氏後又當致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言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以百兩為數以齊絶魯道不通故以此二兩為先幣）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君齊君也）然據有異焉（異猶怪也）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於曲棘（孔穎達曰曲棘宋地從齊向魯必不遠涉宋地而齊地有棘疑曲字誤加）使羣

臣從魯君以卜爲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鉏齊大夫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以成邑禦齊師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於齊公孫朝詐言欲降使來取成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以厭衆心不欲使知己降也淄水名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言衆不欲降已不能勝師及齊師戰于炊鼻炊鼻魯地齊子淵捷從洩聲子聲子魯大夫射之中楯瓦瓦楯脊繇

胸汰輈匕入者三寸入楯瓦也胸車軏輈車轅匕矢鏃汰過也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斬斷淵捷馬鞅而殪改駕淵捷改乘他馬人以為鬷戾也而助之魯人誤以為叔孫司馬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子車即淵捷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又欲使射餘人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囊帶齊大夫野洩即聲子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欲以公戰亢禦不欲私報其叱又叱之子囊復叱亦叱之野洩亦叱言齊無戰心但相叱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冉豎季氏臣失弓而罵武子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鬒鬚眉甚口言鬚眉稠多且大口平子曰必子彊也毋乃亢諸子彊

武子字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為顏鳴右下皆魯人羞為右故下車戰苑何忌取其耳截雍耳以辱之顏鳴去之其右見獲懼而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復欲使苑子擊其足苑子刜林雍斷其足鑋而乘於他車以歸刜音弗擊也鑋音輕一足行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言魯人致力於季氏

秋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師敗懼而出庚午次于渠渠周地王城人焚劉丙子王宿于褚氏褚氏周地丁丑王次于萑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萑谷周地胥靡滑本鄭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女寬晉大夫闕塞周地

公會

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鄟陵地名秋盟于鄟陵謀納公也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平王長庶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壬昭王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言章君王之惡國有外援不可瀆也外援謂秦壬秦出故

也瀆慢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不立壬秦將來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受惡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名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天王書入幸之也名伯當言名氏尹名族奔非一人故言氏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即尸氏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

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陰忌子朝黨莒周邑）名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于隄上（圉澤隄上皆周地）癸酉王入于成周（成周在王城東子朝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而徙都）甲戌盟于襄宮（襄王之廟）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般晉大夫）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莊宮在王城）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夷王厲王父愆惡疾）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

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不忍王之虐也
彘地名諸侯釋位以間王政間猶與也去其位與治王政宣王
有志而後效官宣王厲王子效職也至于幽王天不弔周
王昏不若用愆厥位幽王宣王子若順也愆失也攜王奸命
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攜王幽王少子伯服王嗣平王
宜臼替廢也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
王天不靖周生穨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
去王都惠王平王六世孫襄王惠王子則有晉鄭咸黜不端晉文
殺叔帶鄭厲殺子穨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
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定王襄王孫定王六年魯宣八

年蓋妖言降秦曰周其有頿王亦克能修其職頿口上鬚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頿靈王定王孫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景王靈王子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劉狄即伯蚡壹專也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吊之人好行禍亂不相吊恤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貫習也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狠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先王謂景王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

在荆蠻不穀子朝自謂未有攸底底至也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赦其憂而圖其難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間錯先王之制亦唯伯仲叔季圖之伯仲叔季揔謂諸侯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景謂景王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祗取誣焉天道不諂（諂本作慆疑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逸詩）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

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謂以公量收）其施之民也厚（謂以私量貸）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施恩不及國人）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不失職）官不滔（滔慢也）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

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從不自專）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可尊尚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春秋卷第二十二

春秋卷第二十三

左氏傳

昭公七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夏

四月吳弑其君僚聞而知之故略而書國吳子
欲因楚喪而伐之
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燭庸王僚母弟潛楚邑
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上國即中國遂聘于晉以
觀諸侯觀彊弱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
馬沈尹戌帥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與王馬之屬
王之養馬官屬校人也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
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沙水名左尹郤宛工尹壽帥
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
可失也欲因師徒在外以弑王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

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光諸樊子故曰王嗣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欲以老弱託光光曰我爾身也言我身猶爾身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堀地為室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鈹劍也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獻體解衣進食者必解衣易服防奸細也執羞者坐行而入坐行膝行執鈹者夾承之承執羞者及體以相授也鈹及進羞者體以所食授王光僞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於胷交鱄諸胷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為

卿闔廬先也以鱄諸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吳自諸樊兄弟相傳亂由是起復命哭墓復使命於僚墓復位而待復本位待先命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鍾吾小國楚師聞吳亂而還

楚殺其大夫郤宛

郤穀作郄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鄢將師楚之大夫右領官名與費無極比而惡之惡郤宛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

子惡郤宛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取甲兵各五事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陳甲兵於帷中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此春救潛之役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此舉郤宛之言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

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編菅苫也秉把也秆藁也）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國人投菅秆而不舉火令尹乃自爇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令終陽匄子）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楚大夫皆郤氏之黨）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蒙欺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

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固請于晉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子梁宋樂祁也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説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

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公雖在齊齊不致力）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宣用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示不徒還以恐二子）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以難納白晉君）孟懿子陽虎伐鄆（陽虎季氏家臣伐鄆欲奪公）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言棄君不疑）使君亡者必此衆也（言君據鄆衆以與魯戰必敗亡）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於

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且知近鄆地）○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進胙國中祭祀也謗詛也）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左尹郤宛中廐尹陽令終）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温惠共儉有過成莊（成王莊王）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

不辜以與大謗（三不辜郤氏陽氏晉陳氏）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在位無愆過）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已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快邾命卿故書）

公如齊（冬公如齊齊侯

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請用燕禮飲酒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禮宴大夫使宰為主司正命以安皆享臣下之禮卑公也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仲魯公子慭十二年奔齊有女名重欲使重見從宴媟也子家子乃以君出辟齊夫人

公至自齊居于鄆○

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籍秦籍談子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

二十八年春公如晉

公○公如晉次于乾侯

將如乾侯（齊侯卑公故適晉）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欲使次於竟以待命）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一个單使）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言自使齊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迎入乾侯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寧公作甯）六月葬鄭定公○（晉祁

勝與鄔臧通室二子祁盈家臣通室易妻祁盈將執之盈祁午子
訪於司馬叔游叔游司馬叔侯之子叔游曰鄭書有之惡
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言世亂讒勝
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已止也盈曰
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言討家臣無與國事遂執之祁勝
賂荀躒荀躒為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以其專殺
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憖使吾君聞勝與臧之
死也以為快憖發語之音言均是死耳不如先殺勝臧使盈快意乃殺之
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叔向子伯石也食我祁
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

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女也其母欲娶其黨欲娶舅氏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言父多妾媵而庶子鮮少嫌母氏性不曠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三夫陳御叔楚襄老及巫臣一君陳靈公一子夏徵舒而亡一國陳也兩卿矣孔寧儀行父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鄭靈公夷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黰音軫美髮爲黰有仍古諸侯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以髮黑故樂正后夔取之夔舜典樂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謂之封

豕顙戾也封大也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夏以妹喜殷以妲己周以褒姒亡共子晉申生以驪姬廢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尤異也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子容母叔向嫂伯華妻也姑叔向母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秋七月

癸巳滕子寧卒寧公作甯冬葬滕悼公

○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鄔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烏司馬督魏戊為梗陽大夫戊魏舒庶子知徐吾為塗水大夫徐吾知盈孫韓固為馬首大夫固韓起孫孟丙為孟大夫祁氏七縣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朝趙勝曾孫僚安為楊氏大夫羊舌氏三縣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二十二年辛烏帥師納敬王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

舉也[四人司馬彌牟孟丙樂霄僚安言非素識]魏子謂成鱄[鱄晉大夫]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不偪同位]居利思義在約思純[無濫心]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僖二十四年富辰數文之昭有十六國此言十五人紀載不同]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

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莫然清淨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物得其所無失類也教誨不倦曰長教誨長人之道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比方善事使相從也經緯天地曰文經緯相錯故織成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九德上九曰也故襲天祿子孫賴之襲受也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舉魏戊等勤施無私其四人者擇善而從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来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惡貌醜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隨使人應斂俎豆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

昔賈大夫惡（賈國大夫）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爲妻御之皐澤）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貌不揚顯）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

以獄上上魏子其大宗賂以女樂訟者之大宗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二人魏子之屬大夫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魏子朝退二人待於其庭饋入召之召二大夫食比置三歎自始食至食盡三次歎息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伯叔猶言前輩長者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昨有人賜我二人酒因醉不曾晚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魏子中軍帥故謂之將軍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

君子之心屬猒而已屬音燭足也言小人腹飽猶知猒足君子之心亦宜然獻子辭梗陽人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高張高偃子唁公至晉不見受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比公於大夫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言事齊適取辱公如乾侯復適晉冀見恤平

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應鸜鵒之謠〕公執歸馬者賣之〔賣其馬〕乃不歸馬〔平子絶不歸馬〕衛侯来獻其乘馬曰啓服〔啓服馬名〕塹而死〔墮塹死也〕公將為之櫝〔爲作棺也〕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裹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龍輔玉名〕遂入羔裘〔公衍遂獻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出之產舍〕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留公衍母使待己共白公〕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為此禍也〔務人公爲公喜得陽穀而追思失魯〕

之禍且後生而為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大子○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皆子朝黨尹固之復也與子朝奔楚而道還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尤責也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鄻以叛陰不佞敗之鄻音輦周邑趙車子朝餘黨

秋七月○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晉大史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

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言人自無擾龍術故不生得非龍之知也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豢御養也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飂音溜國名叔安其君名有裔子曰董父玄孫之後為裔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擾順也氏曰豢龍豢龍官名封諸鬷川因以為氏鬷夷氏其後也鬷水上夷皆董姓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孔甲少康後九世君其德能順於天帝賜之乘龍上帝賜孔甲四龍河漢各二各

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夏后孔甲）以更豕韋之後（代彭姓之豕韋）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求致龍也）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晉范氏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宿猶安也官安其業則所掌之物乃自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泯滅也坻止也）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

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五官之長能修其業者死皆配食於五行之神）木正曰句芒（正官長也取木生句曲而有芒角）火正曰祝融（祝融明貌）金正曰蓐收（秋物摧蓐而可收）水正曰玄冥（水陰而幽冥）土正曰后土（土為羣物主故稱后）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巽下乾上）曰潛龍勿用（乾初九爻辭）其同人䷌（離下乾上）曰見龍在田（乾九二爻辭）其大有䷍（乾下離上）曰飛龍在天（乾九五爻辭）其夬䷪（乾下兌上）曰亢龍有悔（乾上九爻辭）其坤䷁（乾六爻皆變）曰見羣龍無首吉（乾用九爻辭）坤之剝䷖（坤下艮上）曰龍戰于野（坤上六爻辭）若

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物謂卦爻知其形象而名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問五官之長皆是誰對曰少皞氏有四叔少皞子孫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能治其官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二子相代為水正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窮桑少皞之號地在魯北四子濟成少皞之功死皆為民所祀顓頊氏有子曰犂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共工在大皞後神農前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掌播殖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烈山炎帝之號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棄周始祖自商以來祀之冬十

月鄆潰潰散叛公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荀寅荀吳子汝濱晉所取陸渾地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三十斤為勻勻四為石石四為鼓蓋用四百八十斤鐵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僖二十七年文公蒐被廬修唐叔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棄禮徵書故不尊貴貴何業之守民不奉上則上失業貴賤

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也夷蒐在文六年）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蔡史墨即蔡墨）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宣子刑書久已廢矣今復變易以成其亡）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言趙鞅不得已而從之若能修德可以免禍為定十三年荀寅士吉射入朝歌傳）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鄆潰而遂

不反故書公在乾侯鄆書居乾侯書在內外之別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 徵明也朱子曰季氏逐君春秋無歲不書公所在所以著亂臣賊子之惡不一書而止也 趙鵬飛曰三年歲首皆書公在乾侯存公所以誅季氏左氏各為之說鑿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

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 在襄十五年 今吾子無貳何故 貳副也弔葬共使 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

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紼輓索也言鄭國間暇先君亦有會葬者）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言不得備數）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謂善其君自行）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明致小國之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在襄二十九年）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

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羽公作禹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從封與土田宅其所從之居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養即所封之邑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胡田故胡子之田將以害吳也子西諫

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闔廬又有文采）將自同於先王（欲自比于先周盛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言其事行可知不久）我盍姑億吾鬼神（億安也）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善惡之歸）將焉用自播揚焉（播揚猶勞動也）王弗聽吳子怒

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

（壅山水以灌徐）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斷髮自刑示懼）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使徐子之近臣從行）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夷城父也）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在二十年）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肄猶勞也）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罷敝於道）亟肄以罷之（亟數也）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

之楚於是乎始病為定四年吳入楚傳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內失魯國外失齊晉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躒公穀作櫟後同○晉不罪意如反與為會不待貶絕而惡自見適歷晉地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

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受猶任也言保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示憂感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言願事君君不肯還不敢辟罪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雖賜以死不絕其後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君皆謂魯侯也

夏四月丁巳薛

伯穀卒薛伯穀卒同盟故書薛始書名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知伯荀躒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言君若一言晉必逐季孫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夫人謂季孫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

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言恐獲不納君之罪今納而不入何敢復知耶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歸攝君事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

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皆楚邑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歸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左司馬沈尹戌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葬薛獻公○冬黑肱以濫来

奔（肱公作弓○黑肱邾大夫濫邾邑不書邾史闕文）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黑肱非命卿故曰賤）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句）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有所謂有地也言有名不如無名已止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回邪也）不為義疚（不以不義為身之病）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守先人嗣言其尊）作而不義其書為盜（豹殺衛侯兄事在二十年）邾庶其（在襄二十一年）莒牟夷（在五年）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

賤而必書（三人皆小國大夫故曰賤）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謂得勇名）攻難之士將奔走之（攻猶作也）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謂不書其人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盡力爲之）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無禮惡逆皆數而不忘記事之善者）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十二月辛亥朔日有）

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嬴而轉以歌轉宛轉也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言吳亦終不能勝楚入郢必以庚辰庚日有變日在辰尾故日以庚辰定四年十一月庚辰吳入郢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辰尾龍尾周十二月今十月日月會辰尾謫變氣也庚午去辛亥朔四十一日雖食在辛亥始變則在庚午以庚午就辰尾言故知為庚辰然午南方楚位也午火勝庚金楚之氣猶旺故知不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

侯取闞闞魯邑書取以見公無尺土雖得魯邑猶取之於外云爾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其人謂子家羈夏吳伐越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存亡之數不過三紀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

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世穀作大莒人下公有邾妻人穀有邾人○韓不信韓起孫世叔申世叔儀孫國參子產子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兄弟謂子朝伯父謂晉侯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二十三年二師圍郊勤戍五年二十八年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閔閔憂貌歲謂歲熟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

之業謂文侯仇文公重耳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庸功也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云欲罷戍而城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伯音韓不信

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序衰等差也於是焉在在周所命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尋平丘盟魏子南面居君位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彪傒衛大夫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渝變也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物相也相取土之方遠近之宜量事期知事幾時畢計徒庸知用幾人功慮財用知費幾材用書餱糧知用幾糧食以令役於諸侯屬役

賦丈屬聚下役課付丈尺書以授帥帥諸侯之大夫而效諸劉子效致也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韓簡子即韓不信臨履其事以命諸侯經所以不書魏舒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從公者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琥音虎玉器一環一璧輕服細好之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不薨路寢為失所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

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妃音配）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從亦作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三后虞夏商）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乾下震上故曰雷乘乾）天之道也（乾為天子震為諸侯而在乾上君臣易位猶臣大強壯若天上有雷）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

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震妊娠也）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嘉名聞世）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立僖公）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宣成襄昭）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號趙訪曰史墨對趙簡子乃黨逆附篡之辭不可為訓）

春秋卷第二十三

春秋卷第二十四

左氏傳

定公上

元年春王昭公卒定公未立不書正月見魯國無正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不告王而執人於天子之側無王甚矣大夫專執於是始

元年春王正月辛

已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立天子之居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原壽過周大夫而田於大陸焚焉大陸晉地還卒於甯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范獻子代魏子為政去其柏椁示貶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栽設板築也顧炎武曰魏子涖政即上年南面之事傳再言之者兩收而失刪其一蓋晉用夏正周之正月為夏之十一月而庚寅即己丑之明日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欲使三國代宋受功役薛宰薛大夫曰宋為無道絕

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固曰從舊薛舊為宋役）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為夏禹掌車服大夫）奚仲遷于邳（邳地名）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仲虺奚仲之後）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言居周世不得以夏殷為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言范獻子新為政未習故事）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求故事）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山川鬼神盟所告）

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典籍故事人所知也宋徵於鬼取證於鬼神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叔寬女也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厭周德萇弘欲遷都以延祚故曰違天諸侯相帥以崇天子高子後期故曰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奸也為哀三年周人殺萇弘六年高張來奔起趙訪日女寛之言不明君臣之義非知天者也

夏六月癸亥公

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不得以正）
（月即位失其時故詳而日之）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成子叔孫婼子）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子家子欲通外內使君速入則其所嘗言於季孫者可知）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勿聽其去）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幾哭會也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出時成子未為卿）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二子始謀逐季氏）若公子宋

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宋昭公弟定公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不敢成子名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貌出謂以義從公與季氏無實怨寇而出者行可也與季氏為寇離者自可去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君昭公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出奔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秋七月癸巳葬

我君昭公公在外薨故八月乃葬季孫使役如闞句公氏將溝焉闞魯羣公墓所在公氏公之墓宅季孫惡昭公欲溝絕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駕鵝魯大夫榮成伯也旌章也自章逐君之惡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為君諡使子孫知之為惡諡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信明也自明其不臣之迹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雖不為溝猶葬於墓道外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自昭公墓外為溝使與先君墓合九月大雩○立

煬宮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煬公伯禽子平子自以爲獲福故立其宮冬十月隕霜殺菽周十月今八月而霜能殺菽非常之災

二年春王正月○夏周鞏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簡公周卿士遠人異族也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秋楚人伐

吳桐叛楚桐小國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教舒鳩誘楚使以師臨吳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吳伐桐也偽若畏楚而伐其叛國以取媚欲使楚不忌吳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偽將為楚伐桐而潛師于巢

冬十月

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楚之不忌故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繁守巢大夫

新作雉門及兩觀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

復○二月辛卯邾子穿卒二月公穀作三月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射姑邾大夫出辟酒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敲擊頭也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門上有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旋小便命執之惡其不潔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廢墮也爛遂卒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欲藏中之潔故先納車及殉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卞躁疾也○

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平中晉地獲晉觀虎恃其勇也爲五年士鞅圍鮮虞張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公作拔○拔地名

冬盟于郯郯即拔也修邾好公即位也故修好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

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國夏國佐孫伐楚書侵鄗晉之無能為也晉楚兵交止此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佩佩王也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成公

唐惠侯之後肅爽駿馬名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請代先從入執役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竊馬者自拘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弄猶愛也隱憂約也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相助也夫人謂養馬者言求他馬以償君必得如所竊者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言禮遣蔡侯之物不共備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

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假王命討楚故文公以王官伯合諸侯）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中山鮮虞）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晉侵方城在襄十六年）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羽旄王者遊車之所建）明日或旆以會（或賤者也晉令賤人施其旆示卑鄭）晉於是乎失諸侯

夏四月

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姓公作歸姓後同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臯鼬公作浩油

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子行敬子衛大夫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嘖爭言貌其使祝佗從祝佗大祝子魚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共二職徼

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隸賤臣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奉社主也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尹正也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魯公伯禽大路金路交龍為旂夏后氏之

璜（璜美玉名）封父之繁弱（封父古諸侯繁弱大弓名）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醜衆也）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使六族就周受周公之法制）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陪增也敦厚也）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典策春秋之制）官司彝器（官司百官）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少皞虛曲阜也在魯城内）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少帛雜帛綪音茜染赤草也茷旆也）大呂（鐘名）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繁音婆）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

竟畛路也武父衛北界圃田鄭藪名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有閻衛所受朝宿邑蓋近京畿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為湯沐邑王東巡守以助祭泰山相土商之先君也聃季授土聃季周公弟司空陶叔授民陶叔司徒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康誥周書殷虛朝歌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索法也言會衛皆因商俗開導其政以周法疆理土地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甲名沽洗鐘名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五正五正解見隱六年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唐誥誥命篇名夏虛即晉陽啓以夏政疆以戎索晉近戎而寒不同中國故自用戎法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

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也惎毒也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胡蔡仲名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曹伯爵居甸服言小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

弟也猶先蔡（踐土之盟經書蔡在衛上子魚所言蓋盟歃之次）其載書云王若曰（時王子虎盟諸侯故稱王命）晉重（文公）魯申（僖公）衛武叔（武）蔡甲午（莊侯）鄭捷（文公）齊潘（昭公）宋王臣（成公）莒期（茲丕公也齊序鄭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略道也）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在昭二十五年）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以能驕人）無復怒（復重也）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杞

伯成卒于會（成公作戊）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秋七月公至
自會○劉卷卒（即劉蚡出盟名陵而卒天王為告同盟故不具爵）葬杞
悼公○楚人圍蔡（秋楚為沈故圍蔡）晉士
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圉公作圄○孔圉孔羈孫）

葬劉文公書葬魯往會之也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柏舉公作伯莒穀作伯舉郢公穀作楚之○柏舉楚地吳始書子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郤宛黨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

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
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唐侯不書兵屬吳蔡舍舟于淮汭自
豫章與楚夾漢與楚夾水而軍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
沿漢而與之上下緣漢上下遮使勿渡我悉方城外以毀
其舟以方城外人毀吳所舍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三者漢東之隘
道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
而行武城黑謂子常黑楚武城大夫曰吳用木也我用
革也用軍器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
人惡子而好司馬史皇楚大夫若司馬毀吳舟于淮
塞城口而入城口三隘道之總名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

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二別楚地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知吳不可勝史皇曰安求其事求知政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言致死以克吳可以免貪賄致寇之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二師吳楚師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

吳從楚師及清發清發水名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楚師奔故吳人食其食而從之雍澨楚地己卯楚子取其妹季羋畀我以出涉雎雎水名二人皆平王女或曰畀我季羋之字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火繫象尾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以尊卑班次處楚王宮室子山處令尹之宮子山吳王子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

敗吳師于雍澨傷（先敗吳師而身被創）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司馬嘗爲闔廬臣）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言我將死不可復用）句卑布裳剄而裹之（司馬已死剄取其首）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入雲夢澤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芈以從（鍾建楚大夫）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蔓成然子闘辛昭十四年平王殺成然）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

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強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約窮約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弒君罪應滅宗）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鬭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竄匿也）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獎成也）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隨公宮也）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子期昭王兄公子結）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

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一人楚王）若鳩楚竟（鳩安集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鑪金時在隨為要言）（欲并脫王與子期）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言不敢乘君父困約之時以為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割心前血以盟示其至心）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包胥楚大夫）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復報也）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

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荐數也言吳貪害如蛇豕）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吳有楚則與秦鄰）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與吳共分楚地）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伏猶處也）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取其脩我戈矛與子同仇）九頓首而坐（無衣三章章三頓首）秦師乃出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三月公作正月○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因楚亂也夏歸粟于蔡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亟急也蔡為楚所圍飢乏故魯周之於越入吳於發聲也越入吳吳在楚也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六月季平子行東野東野季氏邑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璵璠美玉君所佩仲梁

懷弗與（懷季氏家臣）曰改步改玉（貽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去璵璠）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不狃季氏臣）既葬桓子行東野（桓子意如子季孫斯）及費子洩爲費宰（子洩不狃）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行逐懷也爲下陽虎囚桓子起）秋

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五百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

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稷沂皆楚地吳人獲薳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奔徒楚散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軍祥楚地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從吳伐楚故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自立為吳王號夫槩奔楚為堂谿氏傳終言之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麇地名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前年楚人多戰死麇中言不可弃焚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言焚吳復楚則祭祀不廢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楚地名吳師大敗吳子乃

歸因闔與罷闔與罷請先遂逃歸與罷楚之大夫請先至吳而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諸梁沈尹戌之子吳入楚獲后臧母葉公終不正視楚子入于郢

初鬭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成臼楚地有臼水藍尹亹涉其帑亹楚大夫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寧安定也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鬭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鬭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

鬬懷九子皆從王有大功者子西曰請舍懷也以初謀弒王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終從其兄免王大難是大德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子旗蔓成然也有德于平王求欲無厭王殺之遂逃賞王將嫁季芉季芉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司樂大夫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脾洩楚邑恐失王衆潰偽為王車服立國脾洩保安道路之人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言自知不能當辭勿行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

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遭傷之處猶存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乙亥九月乙亥陽虎囚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冬

季桓子及公父文伯文伯季桓子從父昆弟也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藐季氏族已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内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歜即文伯

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三年鮮虞獲晉觀虎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速公作遨後同○游速大叔子

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儋翩子朝餘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周六邑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匡鄭地取匡不書歸之晉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

自南門入出自東門（陽虎將逐三桓欲使得罪鄰國）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豚澤衛地彌子瑕衛嬖大夫）公叔文子老矣（文子公叔發告老致仕）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衛文公之鼎）成之昭兆（寶龜名）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苟可以納魯君擇用其一以為貨）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諸侯苟有憂恤魯侯者將為質求納）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蒙覆也）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大姒文王妃）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

之君姑待之

若何乃止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虎欲困辱三桓并求媚於晉強使正卿報晉夫人之聘晉人兼享之賤魯故不復兩設禮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欲使晉人知陽虎必將出奔豫圖所以待之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擇得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簡子即趙鞅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

焉欲因此言取入晉也○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終纍闔廬子夫差兄獲潘子臣小惟子二子楚之帥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陵師陸軍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言知懼而後可治於是乎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六月晉閽沒戍周且城胥靡為下天王出居姑蕕起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

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 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 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 我謂樂祁 見溷而行 溷樂祁子也見于君立以為後 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綿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 以楊木為楯 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冬城中城 公為晉侵鄭故懼而城之

○陽虎

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傳言三桓微陪臣專政為八年陽虎作亂起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何忌不言何闕文鄆貳於齊故圍之○

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蕕蕕音由姑蕕周地辟儋翩之亂也

七年春王正月○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儀栗周邑

夏四月夏四月單武公穆公子劉桓公文公子敗尹氏于窮谷尹氏復黨儋翩為亂

○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鄆陽關皆魯邑中貳於齊齊今歸之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沙公作沙澤○鹹沙皆衛地諸侯始復特盟齊侯稱人而又書侵重貶之也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屬齊鄭也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欲以齊師懼諸大夫齊侯從之乃盟于瑣瑣即沙也大

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齊國

夏伐我齊叛晉故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處父孟氏家臣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墮毀其軍以誘敵而設伏兵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言不度禍難以攻齊師汝必當死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苫夷季氏家臣二子季孟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九月大雩○冬

十月○

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子

慶氏慶氏守姑猶大夫晉籍秦送王己巳

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黨氏周大夫而後朝于莊宮

春秋卷第二十四

